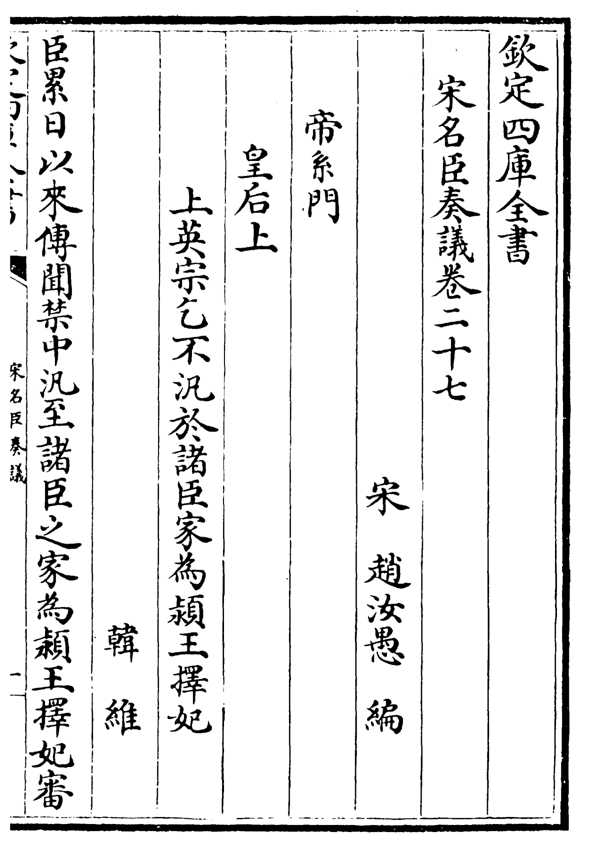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皇后上

上英宗乞不汎於諸臣家為頽王擇妃

韓　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為頽王擇妃審

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漁然所以推遠女色為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繄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茍取華色而已近世

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達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為元子求婦而姑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勵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潁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治平元年上時為諸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治平三年三月始納故相向敏中孫女為皇子潁王婦即欽聖憲肅皇后也

上英宗乞下太常禮院修撰潁王聘納儀範

邵元

臣伏覩皇子潁王天資卓茂婚姻及期方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等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櫃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之不道行於聖旦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治平

三年二月上時為潁王府翊善疏奏詔令禮院詳定聞奏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所未嘗用今檢到國朝會要皇親婚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上宣仁皇后乞蚤擇后而素教之

彭汝礪

臣竊以古者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已者備也內亦有助焉后妃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家安危治亂宗廟社稷之禍福子孫之賢不肖是繫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

之責以聖人之事望于一未笄之女子此可謂甚難然則擇之可不謹乎擇之必知所以教之自寒而暑非一日之積也則教之所以成物亦必有漸矣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古之人其教之也素故其成也至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

女祭祀婦事齊欽毋道自其幼時婦事毋道非其教之素曷能與於此周南之治盛以其志為卷耳其効為桃夭其化為兎罝其德為漢廣覼原反本固有所在臣以謂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宜蚤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位以明天下之教以正天下之本以對天之丕顯休命立師傅保姆嚴宮室車服制度環佩之節陳圖史之戒非正之聲音顔色使不得亂其視聽非正之玩好使不得至其前及其歸也凡所欲皆其所嘗聞之者也凡所享

皆其所嘗安之者也凡所惡皆其所戒焉者也此可謂善矣以陛下之神明博大得賢妃之助其治天下國家何有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至配立而後言固則人主所以待内助如此然則擇之豈可不謹教之豈可不早夫教之非豫也使得其人幸而已矣幸非可以為法也苟非其人禍莫甚焉凡臣之言稱其辭則小稽其事則緩察其微則甚切惟太皇太后陛

下留意毋忽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宣仁皇后論納后宜先知者四事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

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髙辛娶陳豐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

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大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

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

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

下逺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㕘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髙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徳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

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盖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

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蠻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

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吕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

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議論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旣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

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元祐五年十一月上時為給事中兼侍講

上宣仁皇后論立后當采用德閥不當勘選

呂希純

臣竊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是以自古聖主有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參求有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昏禮其敬謹重正如此詩人推原周家受命之本上陳姜嫄周姜太任太姒之賢皆聖賢

之後大邦之子其盛德不回其㣲音可繼故輔其君子世世修德昭受天命歷年長久未聞以聘納之際參以陰陽數術者也三代禮文雖不盡見然禮記及周禮儀禮述大昏之義列媒妁之職載六禮之儀稍為詳備畧無男女年命勘婚文以至漢唐而下史策所載亦無此制本朝制司天之官雖有婚書然自祖宗以來每建中壼皆采用德閥不專以勘選為事且宣祖皇帝方在側微天作之合固未嘗集太史而議年命也然而昭憲太

后實生太祖太宗為萬世福是豈勘婚之力哉其婚書詞義鄙淺及日官元不自信臣所慮者自降選后指揮已是逾歲誕聖年月其誰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狀猶或可信外若今日以後更令餘家供析安知不改易女命以求附會雖盡合書法豈復可憑則恐論議遲遲徒為過謹曠日持久無益而已皇帝於后妃之議方當謙抑不言太皇太后推慈愛之念固欲盡衆美以副宸心然則股肱大臣亦宜以身任其責況即今公卿士大夫之

家例不勘婚人雖有貴賤之殊其於親愛蓋亦同爾乃敢斷然不用者豈非以勘合年命為難信畧去拘忌為安便邪為人臣者固當推己之所安以事君上不可如卜祝之論姑以逃責而已故臣敢因緣職事輒貢瞽言伏惟聖慈少賜裁擇元祐六年上時為太常丞

上哲宗論納后儀制　范祖禹

准中書錄黃三省樞密院奏臣寮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令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儀制五禮命使今欲以都亭驛權為皇后行第發冊命使其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

殿命使奉迎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皇后入內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

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遠人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又臨軒發策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袞冕發冊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

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内並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錄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勑旨

貼黄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冊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齊服也故南郊致齊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

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伯温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元祐六年八月上時為給事中兼侍講

上哲宗進家人卦解義　范祖禹

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

又先降聖旨過端午不住講讀此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月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内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為萬世法臣愚竊為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遺言為解義一篇謹錄上進以代奉事伏望聖慈

少賜省覽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

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

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

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

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為

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

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

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内而風在

外家人之道由内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内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

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恒無僻志無妄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妹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絶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曰无

攸遂在中饋貞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倡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无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

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无攸遂在中饋之事矣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維厲之

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其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

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以財而已家之富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矣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

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者是也上九曰有孚威

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

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元祐七年五月上時為禮部侍郎兼侍講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七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帝糸門

皇后下

上仁宗論廢郭皇后　段少連等

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地容載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敢不盡陳之初聞非時召

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内都下喧然以為皇后

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翊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

為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

是以羣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説使臣等不獲面對止

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覆率易

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罰伏以陛下親政

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懽忻一旦以諫官

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盖執政大

臣假天威以黜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説也望熟思其事使讒慝不行忠邪有别則天下幸甚又伏覩戒諭自今有封章宜如故事容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絶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況道輔仲淹端正敢言素為姦邪所忌以言事而黜之恐姦邪得志而翺翔方正望風而竄伏矣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以雪陸贄之罪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寃當時稱之今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列狀

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閤之事而黙黙乎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忠亮乎幸裁赦之明道二年十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廢后有大不可者　段少連

臣聞高明粹精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懐禄而

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以秉
愛君之心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
陛下澄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
天下修化本者必自内而刑外也昨者二府大臣忽然
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妃而離
宮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非

有大過而動揺則風教陵遲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妃后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邪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慮皇后不利於聖躬故禁修高垣置在别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願速

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别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别館為后乎為妃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伏以陛下立后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盖臣職有曠矣夫皇后動揺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且内外臣寮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

事寵愛以結内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因掖庭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况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恐姦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諂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佚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當致君堯舜豈當致君如漢武哉今

皇后置在别館必恐懼修省且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宫乎古人言曰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今四方凶年民有愁嘆又聞中宫幽廢何啻滿堂不樂乎願詔皇后歸宫復其位號杜絶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不美哉陛下茍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髙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宫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明道二年十二月上

上仁宗論廢嫡后逐諫臣　富弼

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驚駭伏恐陛下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輒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皇后自居中宫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踴自太祖太宗真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遵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仲淹為諫官所以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

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又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憲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莊憲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憲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設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謟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

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己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今陛下貴為天子莊憲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莊憲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憲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憲

纔往陛下立行召命優與恩奬復處憲省修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盖陛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莊憲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之主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

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才者皆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令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務為易者而不為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

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令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姦雄觀此已有窺覦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事勢相符必有變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

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絶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此社稷之慶也

明道二年十二月上時為將作監丞范仲淹到睦州謝表言廢后事臣昨聞中宫揺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聞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祈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釁粉之禍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宫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弑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鷰姊妹妬甚於前六宫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

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號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招反報之殃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推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也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宫暫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候其遷悔復於宫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按仲淹當日奏疏世無傳本故附見其表

上哲宗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陳次升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宫慈

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咸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祕密朝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非若臣下一言一眚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髙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

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官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紹聖三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追停賢妃劉氏册禮别選賢族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

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

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為后及讀詔書有别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

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且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名之不正

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令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霸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喻也臣觀白麻内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

氏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逈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

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

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誦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荅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元符元年九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嬪御

上仁宗乞序正宮掖　　龎籍

臣前月十一日曾上封奏為内侍韓從禮等傳美人尚氏教旨令開封府放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差遣事

特蒙悉聽科斷韓從禮等及敕下諸司今後宫闈敎旨並不得施行中外聞之孰不懽快有以見陛下英斷實九廟無疆之休四海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陛下使宫掖之間上下有序不以恩寵隂啓禍階蠧耗金珠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外親而干法上損聖德次紊朝綱實天下幸甚景祐元年四月上時為開封府判官

上仁宗論宫禁五事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釐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

之德仲尼删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
丘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
言號令之行乎外由中正而明于内非嚴風火之威則
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
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
而立教於將来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
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
旰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

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隂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内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顧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宫正位德配至尊主治隂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尚不建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元

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盖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所冀上下有别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于千二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

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宫中諸院宫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現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廪之費也竊以内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虚日甲第連坊名

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鬧於別院官尊禄厚職重
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
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
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
養陰一子則内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
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
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誤至則伏
誅使内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

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箔宴遊外無不傳内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静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姦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内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宫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内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内道場乞今後斷絶此則整肅於宸

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歳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不詰其敝今御寶憑由司内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歳至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内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妄用非此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内東門

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簿帳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歷并内藏庫亦自寳元後來内中支使金寳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宫閤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内侍省都知入内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畨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支官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别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業也中宫正則内宰之制行于六宫而寵嬖不犯於上矣

宮禁嚴則中闈之事絶于衆口而朋黨不結於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内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薦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寳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勝威眤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以公道制私情大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於聰明愛倖盡決於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

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盖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亦未為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于皮膚積為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壅為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有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為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氷然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

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櫱於内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為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怨貴權不能保身貽

憂老母至於事君之心則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幸甚慶曆元年正月上時為左正言知諫院

上仁宗乞止絶宫人出入　孫沔

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豫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攢殯諸宫奠酹慰禮已畢今見大内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道途窺覘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宫人難於檢察誠為隱暗亦合防微伏恐姦細乘時駭機竊發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諒

陛下以苦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宫人在彼祗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深為利便慶歴元年二月上

上仁宗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

歐陽脩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

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汚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婉退

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宫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内降應是踈遠親戚

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宫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宫恩澤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汚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慶歷

二年上時為知諫院

上仁宗論女御以御寶白制除才人

范師道

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宫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寳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

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户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嘉祐四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内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市井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臣常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

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當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嘉祐八年十二月上時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神宗乞減放宮人　錢顗

臣伏以歷代聖明之君臨御四海之初必有甚美之事

以順人情必竭至誠之心以感天意陛下紹膺大寶憂勤庶政有弊必去聞善必行然猶陰陽未和災異數見豈聖化有所不洽者耶臣竊伏思其一端臣恭聞仁宗及英廟兩朝之間見在宮人尚多幽閉掖庭豈無怨隔之思以汩和氣臣伏乞陛下特軫宸衷沛然下詔法祖宗開寶祥符之制量數放出務令從便無曠時之苦有遂性之樂上足以感天意下足以順人情哲王懿範莫過於此也熈寧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神宗乞罷十閤之制　　呂誨

臣竊聞去年下京東買黄金數萬兩本路科率太暴民頗怨之又廣南新錢監許買真珠上京傳說將備宫中十閤用度盖愚者無知因其民言造為端意謂陛下春秋富盛祥禫既除將邇聲色漸求暇逸此其惑也臣有以知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爾然重思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明盛之朝不當使民如是論議似亦啟之有因不可不䘏也臣職在言責敢不為陛下

一一而陳之臣聞宮禁職位自有班序十閤創置非古儀也或云仁廟晚年欲廣繼嗣諛言闚間遂成其事英宗踐阼因循舊制真作無益害有益也何則旣名閤分則異嬪御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幹增長事勢動有踰僭且禮之所設本防其漸作法於儉其敝猶奢今日之爲實繫聖慮而况陛下尊奉兩宮與仁宗事體不同且虞倖進之臣漸陳無益之計臣愚欲乞陛下沈機慮始臨事制宜俯畢三年之喪首罷十閤之制德音遂發人

心自悅矧復舉動之間使人窺伺莫及豈止成一時之盛美將見垂萬世之休光區區之誠所願至矣熈寧三年五月

上時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上神宗乞放內人景氏　楊繪

臣竊聞內人景氏者曾在仁宗朝為御侍後放出嫁許宗賢近已聽離却名入內者臣竊以文武之政治於衽席家人之道脩於近小而況已經從良豈可復塵於禁掖哉伏乞放之於外以清物議治平四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哲宗乞進德愛身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今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月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于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

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内同心愛戴
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
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懔懔
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
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来中外
晏然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
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惟在於進
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

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祖宗之德
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祖宗饗佑陛下太皇
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
后之憂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
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
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孝
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
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

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
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内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以
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
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
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謹哉今陛下未建
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年少之時血
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
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

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者也陛下方嚮學問躬儒術欲為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慾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

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諫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

方當崇經術邇端士崇尚素朴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不可不謹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謹其細哉唐太宗欲

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宫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綱紀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

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勝其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勉强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饑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强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唯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

愛君之心 元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為給事中侍講

上宣仁皇后乞保護聖體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

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内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纎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宫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

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右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于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

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惠為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使中宫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

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元祐四年十二月上

同上　　范祖禹

臣於今月二十七日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

十四日面奉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宮御幸無此事者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然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惟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嚮學涵育仁義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

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閒虛言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寛宥罪戾無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縁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元祐四年十二月上

上哲宗再論進德愛身　　劉安世

臣伏自前月末聞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龍興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施慶禮今復半月别

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罷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固已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閭閻私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賜睿聖纂承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内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言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

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所可戒天下幸甚（元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同前條第二狀　　劉安世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宻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諭臣所論後宫事實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歴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源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之閒粗有百金之産猶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世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寘諫列

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大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説已為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已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學問清心寡慾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元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內車子爭道亂行　蘇　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釣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幹當人施行元祐七年南郊軾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此奏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九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皇太子上

上眞宗乞早建儲闈　田錫

臣竊覩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

册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

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寳四年于兹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纂承大位迨元以來五年于兹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覦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圖也咸平元年

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乞遴擇宗親試以職務

張述

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檻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蚤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

皇帝享年億萬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俊有章氣至而回事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于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

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皇祐五年上時為太常博士

同前係第二狀　張述

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没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夫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歴

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至和元年上

上仁宗乞參考祖宗故事以定大計

范鎮

臣伏惟陛下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于陛下乎二

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為宗廟社稷計以廣孝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以宗廟社稷為念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擇其尤賢者

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係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之公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于昔參之于今謀之于心書之于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于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

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嘉祐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同前係第四狀　　范鎮

臣聞傳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蓋言有所需待而決則賊於事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何者再思則是非定至于三則惑況過于三者乎則是非已定而復思之者惑也孔子之所不與也臣近奏乞參考祖宗故事選宗室子優其禮數以係天下人心竢

有聖嗣復遣還邸此是非之至辨而無可惑者及今月餘不決故天雨而不止雲隂而不解此是應也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計而形於言今已平復肯忘而不行之耶必不然也臣恐大臣不為陛下推明之爾陛下恭事宗廟仁覆海内上天之報必生聖嗣臣今所請乃祖宗故事以權係天下人心者何惑而不為之乎伏惟上覩天意久雨之變速加處定以示中外臣不勝大願嘉祐元年五月上

上仁宗論天下之本貴於前定

趙抃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成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體偶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寖康然猶上有謫見之文迨無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

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誡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事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曰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譴見妖言之警誡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

宫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擇焉伏惟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亾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干冒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屏營之至嘉祐

元年六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謹擇儲貳或典宿衛尹京邑以鎮

安人心　司馬光

臣竊以人臣之進言搚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人君之聽納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

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

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氷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耶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

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然如日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疎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禄若是其久者豈

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謹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

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鄉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

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

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

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嘉祐元年六月上時以集賢校理通判并州

上仁宗乞歷選宜為嗣者　龎籍

臣伏以中外之任各有分局職外陳事皆為出位在臣

則不然早自寒儒偶升朝序荷陛下千世之遇寘于侍從付之權任遂登樞府逮冠台司臣之椎愚進無他路凡在恩擢莫非帝力今身已頹僃猶居一方上將之位則國家大事敢以守屏自外忍默不言上負大恩慙責重矣恭惟陛下至聖臨御三紀日謹一日德全業大憂勤機務焦勞夙夜今春之初偶嬰微疹萬方臣庶心如焚灼祈禱穹昊冀集福聖躬天地降休廟社垂慶欒劑有喜亟臻平復壽康之永人神有賴然臣今昧萬死而

思有所陳者蓋以陛下儲嗣未立宮坊虛位誠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下察臣民繫望之懇發日之明親加精慮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斷制命一出四海懽抃天序既定羣心大安如此則陛下增基業之固奉宗廟之孝無大於此也至如天禧之時先帝違豫溥率之誠雖懷憂戚而中外帖然安心者以陛下在東宮故也此理昭昭於耳目矣伏見唐世方鎮之臣上議儲宮者數人當時不以為非而並蒙采用遂得福歸王室況

臣感主之深愛君之切苟以益國而死愈於負恩而生所以冒重禍而不疑不悔也且臣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希冀惟陛下保萬世之業蒙無窮之幸乃臣之大願矣瀝血上控祈賜裁擇不勝輸誠待罪之至嘉祐元年

上時以觀文殿學士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

上仁宗論水災乞速定副貳之位係第六狀

范鎮

臣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

止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祗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乎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以係天下人心竢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不行正謂簡宗廟也此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所上

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嘉祐元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同前　李大臨

臣竊以比來大雨入都門壞廬舍溺人民祖宗以來未之有也謹按漢書五行志曰簡宗祀不禱祠則水不潤下今朝廷祭祀非不恭時享非不至而反謂簡慢者何皇嗣未立主鬯有闕故也夫水萬物之本太子天下之本今天下之根本未立上天深示災變伏望陛下鑒天之戒早擇儲嗣以前定天下之心古者天子即位必有

儲副以受宗廟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是天子必有儲副而天下獲安今儲副未定祭祀幾廢故天之示變深切著明也伏乞陛下無逆天時為社稷蒼生留意焉臣之朴忠憂國大計昧死以聞嘉祐元年上時為秘閣校理

上仁宗乞立太祖太宗之曽孫

吴奎

臣聞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

有主今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嗣續未立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故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曽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曽孫陛下所宜建立用繫四海之心者也陛下春秋猶盛族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於宗室臣子之心誰曰不然陛下勿聽陰邪巧計以誤大事假如倉卒之際柄有所

歸致社稷宗廟不血食書之史册為萬世憤臣不顧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亡之比也此事不宜優游願速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感召沴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嘉祐元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根本未建係第二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

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寛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濵河

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根本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胏

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手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内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容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

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抉耳而聽以須
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
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
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機間不容
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
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
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
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

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嘉祐元年八月上時

通判幷州

上仁宗論彗出主兵乞速定大議係第七狀

范鎮

臣伏見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當是時

朝廷不知觀天之變以圖消復又不為防以備其災纔及一月而都城大水居民室廬及軍營漂壞者不知幾十萬區大變之不虛發也如此近日以來彗星出東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白色亦主兵天意若告陛下將有急兵至欲陛下與大臣相救儆懼以求消復之術不可晏然復如前日也陛下自正月不豫至于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然羣臣稀得進者又不與語天下大計天下之人其心皇皇所以感動上天之變也方

此時豈無乘間覷釁起為盜賊如大水之入都城者乎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于小小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乃宗廟社稷之至計反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奉朝請謹閤門以待萬死之罪嘉祐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同前 係第九狀　　范鎮

臣伏見天禧三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冊陛下為皇太子方是時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真宗皇帝遽立陛下為皇太子者欲預定其分以塞覬覦之路也非私於陛下也為宗廟社稷之計與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晏

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宗廟而不為宗廟計故天又出彗也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知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勞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為民父母視民有厭溺之患又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為宗廟社稷計以答天譴乎嘉祐元年八月上

上仁宗乞早定至策 係第三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葢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耶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耶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不勝

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

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

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為長遠之

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

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遜

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

慶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来人主始有惡

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

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
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
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
為大無此為急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敢
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意而聽
察之耶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
年其間天下混一内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
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内平外順上安

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盖自上世以来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况如是融明闓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可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

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𦙃羌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禄於今三世先臣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

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纔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何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閒取臣前後所奏畧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

伏衆庶悅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嘉祐元年九月上時通判并州

上仁宗辭侍御史知雜事乞定大議係第二十狀

范鎮

臣待罪中蒙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臣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知決者竊恐左右近習以為陛下已安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皆佞邪無識之人不

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謂此輩臣愚謂陛下既安尤當為之以答天意天意報貺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之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盡力輔佐陛下以為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恐留中大臣不得盡見今具録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與臣廷辨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

貼黄臣竊聞臣所上文字只降中書而樞密院絶不與議伏縁兹事體大乞以臣前後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樞密院令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平章鎮至和三年五月初建議

至嘉祐元年十一月凡二十狀竟辭言職不就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